

> 谁

都认同上海男人最讲路数，
路数是上海男人的标识

MEN IN SHANGHAI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马尚龙 著

上海男人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马尚龙 著

上海男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男人/马尚龙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9.6

(上海书系)

ISBN 978-7-5326-2834-6

I. 上... II. 马... III. 男性—社会生活—概况—上海市
IV. D669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0960 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
文字编辑 刘 琼

装帧设计 陆素义

摄影 雍 和

上海男人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4 插页 1 字数 282 000
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2834-6/K·620

定价:28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512—52391383



著述●马尚龙
摄影●雍和

责任编辑●朱志凌
文字编辑●刘琼
装帧设计●陆素义

整体策划■东彦文化

自序
上海男人之“男”

且先听大家说上海男人。

王安忆说：以往，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，高大、坚毅、从来不笑，似乎承担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。可是渐渐的，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，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，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个碗的微小的劳动。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，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……男人的责任如果只是扮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，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，那么，男人则是正式地堕落了。所以，我对男性影星的迷恋，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廷·霍夫曼身上。

张爱玲说：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，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，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，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。

杨东平说：上海人的思维里，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这种精明实惠，虽然容易与“俗气”挂钩，但实用理性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价值。上海人不喜欢夸夸其谈，比较务实、善于做事。上海人的一个特征是遵守规矩，这当然有好的一面，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秩序，也是国际化都市的基本条件。上海的城市现代化一直走在前列，乃至“上海男人”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居家品牌，连龙应台都曾撰文赞誉，这与上海城市的开明、开化、男女平等做得好有关。

余秋雨说：到上海旅行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。他们有许多心照不

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，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，说得响亮一点，可以称之为“上海文明”。一个外地人到上海，不管在公共汽车上，在商店里，还是在街道间，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，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，而是这种上海文明。同样，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，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，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。

无疑，上海（男）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。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，也塑造了他们；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，又制约了他们。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，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。

易中天说：较之“北方大汉”或“西部牛仔”，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，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，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。但如果以此便断言“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”，便未免肤浅可笑。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、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？不至于吧！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。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，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。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。上海人谨言慎行，不多言，不妄交，绝无某些北方人“见面就熟，无话不说”的“豪爽”，奉行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。这恰是当年“十里洋场”上尔虞我诈、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。

陈村说：有人问我，如果有人说不像上海人，你怎么回答？我会说“是啊是啊，你也不像上海人”，就算你说我像上海人，我也是“是啊是啊”，不过，你最好不要对一个真的不是上海人的人说“你不像上海人”，他可能一心一意地要当上海人，费钱费力费心思之余还自学了上海话，自以为是上海的活宝，被你一说，就十二分扫兴了。

沈宏非说：前几年，有位北京女作家写了一本名叫《京城闲妇》的书，讲述她在北京风花雪月的日子，整个儿一女版《闲情偶寄》。有一上海男人看了书里一个细节，连夜打电话向我吐血报告：这女的在书里说她经常自己扛煤气罐上楼，这算哪门子“闲妇”哇？谁说不是呢？这煤气罐要是非扛不可的话，那个人也应该是一个上海男人哇。

洪晃说：上海话里骂人的词比北方话多，怒气会在吵架时发泄掉，北方人常常因为不知道怎么骂人，就只能直接开打，所以上海男人打架也打不起来，最多斗斗文字。

小宝说：上海人的哲学是一个过日子的哲学，而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哲学。

而今我谓上海男人。

上海男人很难，难就难在了“男”字上。从中国古人造字的角
度分析，“男”有责权利的角色定义，那就是“田”和“力”的组合。男人要有田地，男人要在田地里劳作，男人劳作要有力气：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就是男人。我没有考证过英语，男人的man，似乎没有什么对男人规定责权利；在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中，对男人的考核标准是田地里的苦力活。这就委屈了上海男人。从有上海那一天起，上海男人就输了。虽然上海也有人种地，但是上海的主流人群是市民而不是农民；况且，上海郊县纷纷撤县改区，原来的十个县，仅仅剩下崇明一个县。在中国内地所有的行政区划中，唯有上海如此。撤县改区的核心，就在于农业户口改为城市户口，由农民改为市民。这也意味着，在上海，由“田”和“力”组合的男人愈加减少，即使原先有点力气的，也因为田的丧失而退化了。

上海男人没有公家地，也没有自留地，不可能在田地里干活，顶多是在阳台上怡花弄草；不干农活，气力也就式微，要是举行全国掰手腕、拔河比赛，上海男人断不会有什么好成绩。夏日里北方多有“膀爷”（赤膊男人）满街跑，上海绝少，除开文明和审美，也因为北方膀爷的肱二头肌、三头肌很是发达，像女人的胸围一样值得炫耀。

不要以为“男”已经脱离了古人造字的原意，实际上，上海男人被称之为缺少男子汉的气概，多多少少还留着对古人“田地里劳作”的会意。只有一个县，是上海的现实，是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先进，也恰是上海和全国所有省份的最大区别，这一个最大区别直接表现出来的，就是上海人和其他地域人的心气、力气、脾气上的不同；并且这一种心气、力气、脾气的不同，几乎就是以上海为一方，以其他地方为另一方不经意的展开。于是上海人的另类，在没有田地的上海马路上，生根，开花，结果。

不在田地里劳作，上海男人之“男”逊色很多，但是上海也因为缺乏田地里劳作的自然条件，而给予生于兹长于兹的男人一个取于“田”而悖于“田”的出路。上海简称“申”，简直就是天意，太有意想不到的意思了。“申”就是从“田”的困境中硬生生杀出两条路来。一九五〇年代之前，上海就有《申报》，十多年前又诞生了一张带“申”的报纸：《申江服务导报》，一举成为全国时尚报纸的老大；贯穿上海市中心交通的内环高架路、南北高架路和延安高架路，恰恰也就是“申”字形的组合，说明“申”这个字在上海的生命力。

牵强附会地说，“申”就是上海男人的性格。当“申”从“田”中脱颖而出时，它

换一种活法了，它出人头地了。被申贯通的“田”，将农田的阡陌交通，化为城市的十字路口。如果说，“田”中人，不免为田所困，那么，“申”中人，不管你处在什么角落什么层面，虽然也有点走迷宫的困难，但是用心地走，总是能找到出口的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在“申”字中，看到了最精辟、最激动人心的注解。

“田”变成了“申”，“力”也就没有了炫耀。

上海男人也就是“申男人”，上海男人的心气、力气、脾气，因为“申”而自成体系。

“申”是从“田”中找到的活路，上海男人对路有天生的好感和亲近，不仅因为路就是自己的生存方向，也因为，路就是自己的生存方式，这一个生存方式就是“路数”。

一个上海男人可以贫穷，可以卑微，可以一事无成，但是不可以被人家耻笑为路数不清。

在《上海女人》中，我发现了可以贴切形容上海女人的两个字：适宜；适宜是上海女人的标识，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。面对上海男人，我找到的词就是“路数”。路数是上海男人的标识。和适宜一样，路数也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。我请教过许多人，都认同上海男人最讲路数，而且对路数的内涵十分明白，但是几乎谁都讲不明白、讲不透彻，路数到底是什么，路数包括了什么。路数是思维方式，路数是待人接物，路数是领导能力，路数是邻里关系，路数是不卑不亢……又不完全是。代表了北方话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没有“路数”，只有“路子”，显然路子与路数貌不合神更离，“路子”在于正与歪，“路数”在于清与浊。至于《现代英汉词典》，将路数解释为“The way”，也不是上海男人心中的路数。

上海人的路数，就像只有上海有外滩，就像只有上海有上海闲话。果然，在一本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中，找到了“路数”的前世今生。值得叹喟的是，这本词典收的并不是如今的时尚沪语，而是一九八六年前的老古董，并且是由权威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作为工具书出版。“路数”也即“路道”的一个解释：指人的行径。这一个“路数”词条，证明了路数的上海属性。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归根到底，语言就是意识形态；这过于深奥了点；但是完全可以平铺直叙地说，语言就是某一个地方的生存意识和生存形态。上海石库门生活空间的战争与和平，上海红绿灯下的服从与对抗，上海男人女人的平等与暗算，上海贫富

之间的羡慕与不屑，上海上只角与下只角的隔膜与渗透……都可以发现路数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上海所有的神经末梢。

“申”就应该是路数的形象工程。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入口和出口，但是互相之间的线路是有规定的，不能随意攀爬，不能随意逾越，不能为所欲为。游戏规则，在“申”中，勿宁说是在上海男人之中，是路数之首。

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路数不成上海男人。

再有成就的上海男人，也会有他的生存路数，甚至顺着某一个人的路数，可以找到属于上海男人共性的路数。

陈丹青是这样评价陈逸飞作为上海男人的路数的：陈逸飞对自己有个重新塑造的过程，他中后期的形象，就是一个“上海人”。人们一直认为上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人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陈逸飞祖籍宁波，宁波人在上海的这一支，都是非常泼辣苦干的。你看历史上的浙江人，像蒋介石、竺可桢、鲁迅，都是一不做、二不休的，陈逸飞身上也有这样的特性。

既然如此，《上海男人》就从陈逸飞写起。

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二日

目录

自序	上海男人之“男”	1
第一节	男人帮：上海这一个大染缸	2
	陈逸飞和余秋雨就像是兄弟 / 2	
	学生意学出来一代上海男人 / 12	
	公寓里小孩有家教，成绩好，经济条件好 / 18	
第二节	男人层：安家乐业是行为艺术	26
	上海男人做怕了好男人 / 26	
	Made in “my husband”：阿拉男人做格 / 33	
	男人女人，谁是钢琴谁是钢琴家 / 42	
第三节	男人谋：一生与女人温情暗算	48
	麦太太的破绽在哪里 / 48	
	“带得出去”的标准，是适宜也是适意 / 58	
第四节	男人门：路数最清爽	66
	“八小时”以内和以外的关系 / 66	
	路数是上海男人的行能力 / 73	
	灰姑娘对灰男人的期待 / 80	
第五节	男人装：得女人心者得天下	88
	一帮骑老坦克的贵族 / 88	
	陕南邨不是陕南村 / 95	
	大光明的生死爱情和拉三裙子 / 102	

第六节 男人事：会白相不等于白相人

上海女人出门喜欢挽男人“小三角” / 110

“荷兰式”是上海人无中生有的经典 / 118

斩琴斩出来西方式的浪漫 / 125

110

第七节 男人功：生于后手傲于海派

绝地反击是性格还是韬晦 / 130

上海男人的乖和笨 / 136

海派曾经很贬义 / 142

130

第八节 男人道：要做大老板先做小赤佬

烟灰缸里嗅到不夜城的气息 / 150

小赤佬在上海做着灰孩子的梦 / 156

谁在地铁里穿西装戴领带 / 164

150

第九节 男人旺：枕边吹来和煦的风

干得好还须娶得好 / 170

理解男人不难，难的是体谅男人 / 177

逍遥派一半为自己，一半为女人 / 183

170

第十节 男人癖：我就是上海男人

马英九的“有点娘”和上海男人的“娘娘腔” / 190

漂北京，闯关东，走西口，下南洋，怎么上海？ / 197

上海男人的升级版 / 205

190



上海男人



男人帮：上海这一个大染缸

陈逸飞和余秋雨就像是兄弟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感觉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日子。那一天，跨年度的“陈逸飞回顾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开展，然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继续展出。那时候谁也不可能想到，这一天距离画家陈逸飞去世的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，仅仅相隔八年三个月又二十天。画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尽管对观展人数作了严格的控制，数以千计的热情观众，还是把上海博物馆二楼宽敞的展厅塞得拍拍满。画展在北京也引起轰动。为了满足中国美术馆门前排队要求签名的观众要求，陈逸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一刻不停地在画册上签名。他为每一位观众签名，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，道一句“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！”他连午饭都顾不得吃，只有两瓶“乐百氏”充饥。北京的记者这么评价他：“尽管陈逸飞在画坛声誉卓著，如日中天，但他依然保持着恢宏大度、荣辱不惊、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和谦虚随和、平易近人的个性。”

有两个话题，伴随着“陈逸飞回顾展”的始终，没有见诸任何媒体，却在文化圈内口口相传，引起的震动一点不亚于画展的本身。

第一个话题，“陈逸飞回顾展”向上海文化名流和文化评论家发出了正式请柬，请柬左下角有一条注意事项：请穿西装戴领带（或领结）出席。公开提议以西装领带参

风景发生地	美术馆	康绥公寓	租界	海员俱乐部	
人	影	傅雷	姜文	陈逸飞	马术高手
摄	景	学生意	师徒关系	上海咖啡	职员文化
课	题	上海男人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？			

加画展，陈逸飞应该是国内第一人。画展开幕式，确实有许多文化名流西装领带地出席了，或许他们本身就有穿西装的习惯，或许是响应了陈逸飞的提议；也有一席便服去出席的，画展的工作人员倒也没有将便服者拒之门外。画展没有拒绝便服，却有人拒绝了陈逸飞的画展，这就是当时在文化圈内的轩然大波。有一位美术评论家把画展的请柬往桌上一丢：穿西装？就像乡镇企业家一样？那我就不去了。文化人是最烦有人来做生活指导者的，况且当时西装也已经被当作乡镇企业家的身份象征，那一句“杉杉西服，不要太潇洒”的广告语的文化内涵，显现的恰恰就是市井风情的品位，主张个性的艺术家当然不愿意与市井的流行合流。那一次的陈逸飞回顾展，确实遭到了一些艺术家的公开抵制，抵制的就是陈逸飞的做派。

还有一个话题。画展开幕的当天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《新民晚报》刊登了余秋雨为画展写的序文《陈逸飞印象》。余秋雨对陈逸飞的评价很高也很实在，这本身没有任何的异议，只是看着看着，许多人竟然被引入了相同的模糊境界：这到底是余秋雨在写陈逸飞，还是陈逸飞在写余秋雨？怎么余秋雨写出来的陈逸飞就像是余秋雨自己？两个人也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余秋雨写到“认识陈逸飞先生早在二十年前，他与我同籍同年，那时都还年轻，现在一起进入了不惑之年。”更重要的是，两个人的文化地位、名气、脾气、谈吐、身材，甚至长相，都简直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；连余秋

雨自己也承认：由于我和他长得比较像，很多人经常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，或亲切地称呼我“陈先生”。余秋雨对陈逸飞最为入木三分的评价“温文尔雅的陈逸飞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冒险家”，不就是余秋雨的自我写实？即使在文化圈外，也有读者经常在做八卦的分析：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就是兄弟。用一句很通俗的上海话来说，他们两个人就像是“一只模子里刻出来的”。



说起话来语速不快，虽然很睿智，反应很快，但是每一句话总是在深思熟虑后娓娓道来；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，即使对八卦的小记者也客客气气，一点不摆谱，不会随意地打断别人，即使拒绝人家，也会找一个婉转的借口——不是为了自己的金蝉脱壳，而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；脸上总是有浅浅的笑容，绝不可能有“他妈的、他妈的”的标点符号。固然有人不赞同他们的为人为艺，但是用“儒雅”来形容他们的形象特征，是会有人不同意的。

不要以为陈逸飞和余秋雨的相像是一种娱乐式的偶然，事实上在上海的主流男人当中，还可以推出好几个与他们气质异曲同工的男人。所谓主流男人，当然是指足以代表上海男人主流气质、主流文化的男人。陈钢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作曲者之一，是不是和陈逸飞、余秋雨很相像？凤凰卫视记者曹景行（著名演员曹雷的弟弟），深得人心的不是闰丘露薇式的风风火火，而就是一

心如止水，表情才如止水，仿佛眼前的女子不是在跳拉丁舞，奔放、性感，而是在拉小提琴，安闲、沉静。最近距离的男性看客都没有转过身体，也没有瞪大眼睛、张大嘴巴，当然更不会狂叫。不会这样的。在体面的场合就是会有体面的人和体面的举止。这是在和平饭店。五六十年代上海有“十大饭店”之说：国际饭店、锦江饭店、衡山饭店、静安宾馆、海鸥饭店、东湖饭店、浦江饭店……都不是普通百姓去得了的地方。去这些地方，不仅需要钱，还需要可以匹配的服装，还需要可以匹配的礼仪修养。高级的场所，培养了高级的生活，也培养了高级的公众礼仪。最高级的礼仪就是心如止水，即使不是心如止水，也要表情如止水。

种谦谦君子的风度；还有德高望重的何振梁先生，出生在江苏，读大学在上海，也算得上是上海人，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到激情四溢，唯有温文尔雅是他的标志；曾经位居国家体委副主任、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，他当年打乒乓球的时候最出名的“小老虎精神”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没有的。如果再追溯到上海前辈名流，完全可以看得见一条非常清晰的上海男人的气质脉络传承至今：巴金、黄佐临、陈叙一（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始人、厂长）、傅雷（翻译家）……书卷气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灵魂。即使是虚构的人物，即使这一个虚构的人物是醉卧沙场的将军，只要他是上海人，照样洋溢着上海男人的温情脉脉：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的师长和工人爸爸，两个人身份迥异，气质相同，和陈逸飞、余秋雨也像是同宗同源。也难怪，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始作俑者是巴金。



一九五九年，上海咖啡全国唯一
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咖啡饮料并不普及，仅为一些文化界、学术界中老年人士所爱好，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消费，市场销量不高。一九五八年，德胜咖啡行产品参加广州秋季交易会，听装咖啡首次销往香港，同年，“CPC”商标改为上海牌商标。一九五九年三月，德胜咖啡行更名为地方国营上海咖啡厂，成为全国唯一带“咖啡”命名的企业。

（节引自《上海轻工业志·第一编行业·第二章食品·第二节主要食品》）

多少年前，孙道临在《早春二月》中一袭士林蓝长衫，迎着初放的桃花，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，透射出这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。这一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。很多年之后，看到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，实在是无独有偶，陈逸飞也是围了条围巾，其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。

有些人虽然人不在上海，却分明和上海男人毫无二致，比如作家金庸，比如歌星费玉清，比如导演李安、作家白先勇，甚至比如韩国明星裴勇俊……说明上海男人的符号性有一个基本轮廓。

从文化名流延伸出去，非文化界的男人照样摆脱不了上海文化的笼罩，或者说是下意识地继承了上海文化的精髓，陈逸飞、余秋雨仍旧是可以类比、可以参照的